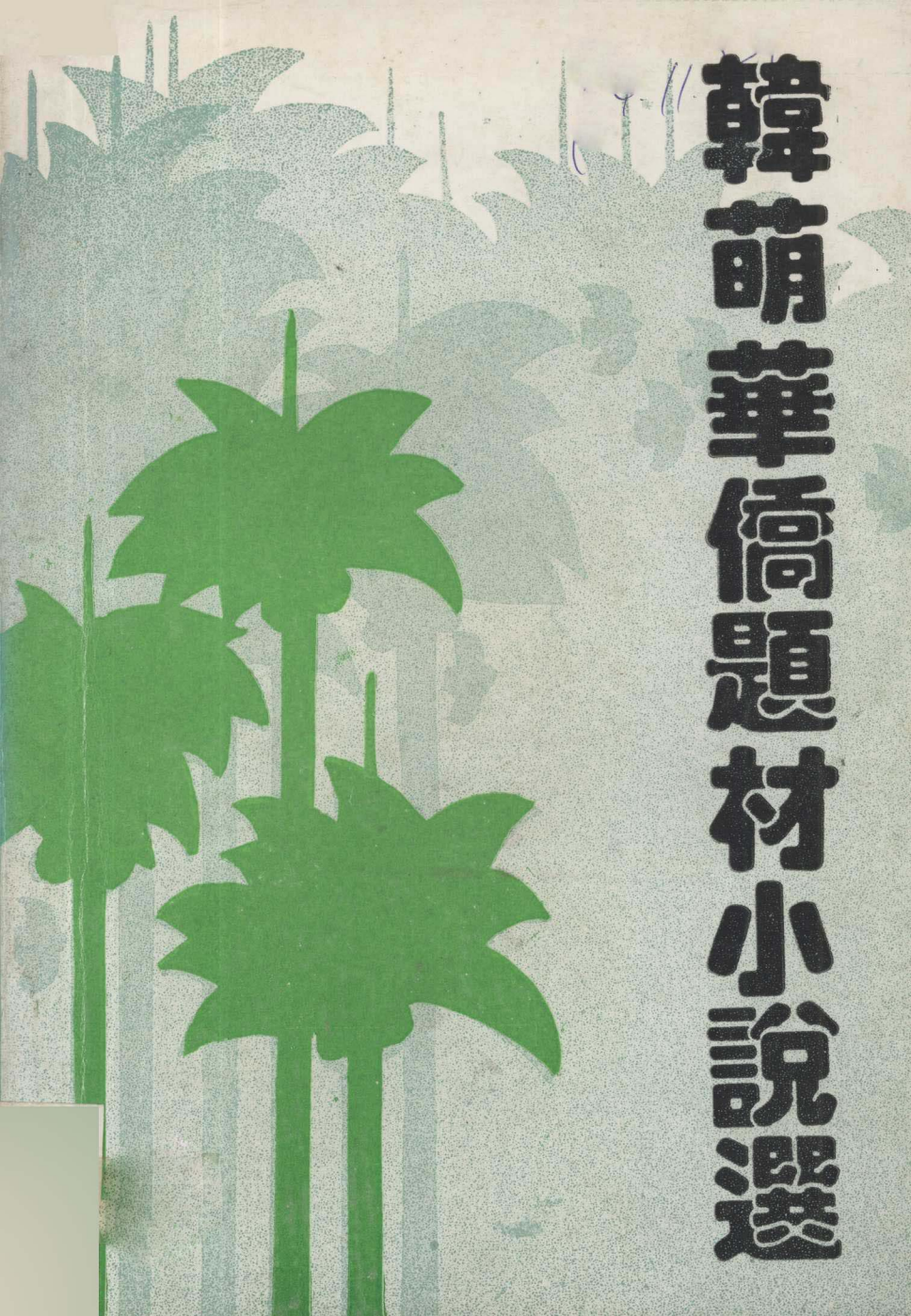


韓
萌
華
僑
題
材
小
說
選



韩萌华侨题材小说选

韩 萌 著

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编印

1992年

封面设计 萧映川

韩萌华侨题材小说选

著作者

韩萌

编印者

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

印刷者

汕头市金园区新侨包装印刷厂

广东省汕头市非营业性出版物准印证

汕非出字第1—015号

目 录

韩萌的从事创作及近况	方北方
寻根奇遇 (长篇小说)	(7)
红毛楼故事 (中篇小说)	(178)
偷书的人 (短篇小说)	(262)
过番新娘 (短篇小说)	(279)
花会 (短篇小说)	(297)
杀妻 (短篇小说)	(310)
头家的锁匙 (短篇小说)	(320)
后记	(330)

韩萌的从事创作及近况

——代序

原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主席 方北方

（1990年）

韩萌是战后马华著名作家之一，现定居于广东省汕头市，是前中国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原**委员，~~前~~汕头地区侨联会副主席，退休后仍担任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会长、汕头侨史学会副会长、汕头市归侨联合会顾问等社会职务。他长期一身数职，但对写作事业仍是坚持到底。

我今年九月六日从吉隆坡飞往广州，七日抵达汕头，是我离祖家四十三年之后，回乡寻根探亲的第二天。

在汕头市，我决定要访问韩萌，却没先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回乡的消息。我一早就前往汕头市新兴路文联宿舍找他。

他看见我，大感意外似的说：

“从天上降临的贵宾啊！”

我也笑着说：“是呀，昨天才从广州飞来，今早特地来拜访你，让你有突然之感。”我一面说，一面和他双手紧紧相握。

韩萌的气色比我想像中好得多，身躯壮健，神采焕发。他马上呼唤在房中的爱人出来厅上和我见面。大家都喜出望外，真是将我当作天上降临的异人，马上冲潮州功夫茶招待我。

我们都坐下来，边饮茶边开始我对他的访问。

“听说你的“侨乡三部曲”（包括中篇小说《七洲洋上》和长篇小说《柑园风雨》、《台湾归来》）已经写好？”

“最后一部《台湾归来》需要加以润色。”他自在而轻松地答。

“总之，大功已经告成。”我又问：“还打算写其他的作品？”

“会的。”他说：“要写一部暂定名为《海外孤儿》的长篇小说。”

“主要内容是什么？”

韩萌口气慢慢地说：

“想写潮州籍华侨百年来在海外的不幸遭遇和成就。”

“很有意义的创作！一定是一部深且历史价值的大制作。”

“能写成么，还不一定。”他谦虚地说。

“你的写作精神非常饱满，是写作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停了一会，我说：“我对于你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和回中国后的文学活动所知不多，现在趁见面的机会，请你约略把创作的经历和从香港回到中国以后的创作收获告诉我，好让我的录音机录下来，日后介绍给马华好些关心你的读者知道。”

“好呀！老兄如有耐心听的话，就让我简略把记忆中的往事讲述一遍。”

以下就是从他所谈的话摘取下来的内容。

韩萌原名陈君山，祖籍广东省普宁县南山乡。1922年

出生于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吉打州万那峇鲁县栗芭村华侨农民家庭。他十三岁前在吁噜埠光华学校读四年书，受孙中山的事迹所感动，树立爱国思想；在辍学当两年店员工人时，受“九一八”事件刺激，立志到中国参加救亡工作。他十三岁随父到祖家读书，先后在潮汕的兴文中学、南侨中学、汕头一中读初中，受诗人黄声老师的影响而爱上文学，参加青抗会的宣传队上过前线干随军工作。1940年，他把随军生活的感受写成第一篇散文《午夜的追忆》在潮梅报刊发表。不久太平洋战事爆发，侨汇中断，他只好辍学当小学教师，常读广西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杂志，向往“文化城”桂林，就在1942年赴桂林学文学，担任桂林《正谊》周刊编辑，开始用陈北萌、陈天等笔名在报刊发表诗文和短剧。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他逃难到桂北苗区教书，受在桂北领导游击战争的司马文森的鼓励，把逃难途中的见闻，写成揭露警察欺榨逃难妇女内容的短编小说《猎》，逃难到贵阳市后投给《贵州日报》副刊，受编者、老小说家蹇先父的赏识和指点，决定从事小说创作；以后几年间，连写了《撤退》、《毁灭》、《古屋》、《偷书的人》、《饶恕》等编，后结集为短编小说集《在古屋》里》，1950年在香港出版。

在贵阳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贵州日报》新闻编辑、《民报》副刊主编和《学生生活》杂志总编辑等职。

1946年，因中国内战爆发，韩萌被迫出国，途经家乡，听到不少潮汕抗日游击队的悲壮故事，特别是归侨同学黄光武因参加抗战而被枪杀的悲剧使他尤感痛惜，决定以他及其家庭的悲剧为根据写一部小说，直酝酿到1949年才在马来亚写成中编小说《七洲洋上》。

1947年，韩萌经泰国返抵马来亚，在吉打州光华学校

当教师，开始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星栢日报》、《民声报》以陈北萌、韩江流、巴突、白蒙、丹涂林等笔名发表诗文，在《星洲日报》连载中篇报告文学《湘桂撤退散记》及朗诵诗《番薯贼》等反映中国抗战生活的一批作品。接着，他写了第一篇华侨题材的短编小说《偷书的人》，寄去泰国《光明》杂志发表，随后连续写了反映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生活的短编小说《过番新娘》、《花会》、《杀妻》、《头家的锁匙》、《飞》、《猫标油》等编，结集为短编小说集《海外》一书，1951年在香港出版。

1948年，韩萌到新加坡任青云学校校长，写了短编小说《落网》（又名《黑市》）先后发表于司马文森主编的香港《文艺生活》杂志和《星洲日报》的副刊，颇受赞许。第二年，他到马来亚霹靂州和丰埠兴中中学当图书馆主任兼教华文，开了一个月的“夜车”，业余写成《七洲洋上》（中编小说），投给新加坡《南侨日报》副刊连载、（泰国《中原晚报》随着全文转载）经老作家于逢推荐给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

为解决华侨题材作品的出路问题，1950年，韩萌和肖村等在马来亚创办赤道出版社，编印“海外文艺丛刊”，六月，他离开马来亚，亲到香港主持社务，编辑、出版“赤道文艺丛书”，共出版了南洋各国华文作家六部作品，包括黑婴的中篇小说《红白旗下》，米军的诗集《热带诗抄》、肖天的短篇小说集《湄南河岸边》、肖村的短篇小说集《椰子园里》和韩萌的中篇小说《红毛楼故事》、短篇小说集《海外》，同时，他还选编了“南洋文艺作品选集”，因环境不允许，只印行《南洋散文集》和南洋短编小说集第一集《头家和苦力》。在香港，韩萌还主编过《学生文艺》杂志，发表过一些港沃和

海外学生的佳作。

1951年3月，韩萌回到广州，先后担任南方通俗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五年任内，继续业余创作华侨题材作品：中篇童话《椰子飘流记》、中篇传奇小说《榴槤山神话》，均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还写了反映潮汕农村新变化的中篇报告文学《建社前后》、《林炎城创造高产纪录的故事》等几本书，其中通俗读物《工农写信常识》，曾发行五十万册。

1956年，韩萌响应老作家复行的号召，以侨眷为主角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海外归来》，继而应约改写成中篇小说《望夫归》，后接受上海文艺出版社建议，扩写成叙述潮汕两家侨眷的经历的长篇小说《侨乡人家》。原稿在“文革”中险些被他愤而烧掉，近年又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定名为《柑园风雨》。

1972年，韩萌从广东省文艺“五七”干校分配到潮汕工作，几经转折才到汕头地区文联参加创办《汕头文艺》杂志。他在访问潮汕的归侨侨眷时，发现有些人因父亲或儿子于1949年被抓去台湾当兵而产生了不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他积极搜集，经过艺术构思，在1989年写成长篇小说《台湾归来》。

从1949年写《七洲洋上》到1964年写《柑园风雨》到1989年完成《台湾归来》，时间长达四十年，如果把它们的内容连串起来，倒可看到半个世纪中潮汕的归侨、侨眷的足印泪痕及地方的变化。文友们建议他将这三部共30多万字的中、长篇小说索性叫做“侨乡三部曲”，合印成一本书，便利读者回味侨乡旧生活的辛酸，也可供华侨历史研究者作资料参考，他已接受这个建议，正在筹划印行，并已把书名定为

《侨乡梦》。

自1957年“反右”起，韩萌先后两次约有十五年被迫订笔。“文革”结束后，他才又执笔补写他想写的华侨题材作品。近十年来，他陆继写了几十篇报告文学和散文，影响较大要算中篇传记《秦牧的足迹》，该文1988年曾在泰国《新中原报》副刊连载，广州的《珠江》杂志也选载过；他还为纪念归侨作家司马文森、聂绀弩、丹木、黄声、丘秉经、方明生等写过十多篇悼念文字，还写过几篇创作回忆录，及有关华侨历史展览机构的见闻，对归侨侨眷的访问记等短篇，这些，他也将结集为《韩萌散文集》出版。

八十年代起，海外有些华裔青年学生结队到广东侨乡参加夏令营学习、旅游、探亲，这些新事物也引起韩萌这个少年时代回祖家的老年人的强烈兴趣，于是，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赞助下，亲自跑到珠江三角洲的四邑、中山等侨乡去搜集美国、加拿大的华裔青年学生寻根的素材，加以构思，写成长篇小说《寻根奇遇》，1987年在香港出版。

还有，韩萌在汕头定居十年来，因参加汕头侨史的研究工作，接触到不少口头和文字的潮籍华侨、华人百年来的不幸遭遇和奋斗成就的史料，从“卖身入日里”（印尼）到从印支被迫漂泊欧美谋生等不可轻忘的动人素材，他联系自己的家史和戚友的经历，已下决心把它们加以编串写成一部较大规模的长篇小说，经过几年初步构思，打算叙述一个被“卖身”到日里（印尼）的契约华工及其后代（共五代人）在海外十国的经历的故事，书名暂定为《海外孤儿》。

（1990年9月17日于汕头深夜）

（原载马来西亚吉隆坡《南洋商报》1990年12月30日）

《寻根奇遇》

前 言

在现今世界上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散居着近三千万的华侨和华裔。他们多数人已加入居留地的国籍，成为各国的华人；但是，即使他们已在当地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却还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根源，有些人将祖辈出生、成长的故土叫做“祖家”。他们对于历史悠久、日见富强的中国十分思念向往，不少人很想到中国寻“根”，探访“祖家”的亲戚，生活上也保持着先人带来的风俗习惯。

著名的归侨作家秦牧在他的散文《在遥远的海岸上》写着：“对于光荣先人的追念，对于风俗习惯的保持……从美洲到欧洲，从非洲到南洋，众多华侨坚持着吃中国饭，穿土布衣服，着广东木屐，吃从遥远的家乡运来，或者自制的腐乳、咸鱼、梅菜、凉茶；继续过我们的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各节日，祖孙累代数百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有一些累世居留海外的华侨土生，因为当地华侨人数稀少，说中国话的机会不多，

因而操中国语言已经不很灵便，然而这些年来他们也纷纷回来了。”

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就是叙述一些华裔青年学生到中国寻根源、探祖家的故事。对这类在中国“开放”声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我曾写过报告文学《珠江三角洲华侨散记》和散文《呵，祖家》（先后发表在《广东侨报》和福建的《华侨世界》杂志上），现在又加以艺术概括写成小说，我希望通过对一次夏令营活动的虚构描述，能使未有机会到中国寻根问祖的朋友对他们所思念的祖家有个较为形象的了解。

在小说中，我穿插了一些华侨出国和侨乡苦史的资料，实是有意提醒华裔们不要忘记先人的坎坷道路。这条路的实际内容，作家秦牧在他的散文《中国人的足迹》中也有这样的记述。“昔年，他们被运到美国铺铁路，到巴西种茶，到巴拿马挖运河，到加拿大牧羊，到古巴种甘蔗，在秘鲁挖掘鸟类层，在马来西亚挖锡矿，在印度尼西亚种橡胶，在印度制皮革，在澳大利亚种烟草……。浮沉苦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又再从这些国度和地区辗转四方，这就使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都印上了华侨的足迹。”他还指出：“穷困，使大批的人过洋了，成了‘飘洋过海的中国人’”。又说：“‘华侨’，在外语中被翻译成‘飘洋过海的中国人’”。足见先人的足迹是滴滴血泪的。

如今，进入八十年代，世界的形势变了，华裔的后代——华裔更加思念变化着的祖家，成群结队“飘洋过海”到中国寻根探亲，尝到母爱温暖般的幸福感情，留下炎黄子孙的新足迹，我特别赞赏他们所创造的这段新的历史，欣慰之余，就挥起秃笔，用中国文字把这些足迹保留下来。

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旧金山（三藩市）的唐人街（“中国城” ChinaTown）。

八十年代初期。一年夏天。

一日，下午三时，第四代华裔学生陈思井，刚从他肄业的美国英文中学放学，就匆匆通过那座中国式的“中华门”牌楼，进入唐人街，到自己进修的中文下午班学校上课，直到傍晚才回家。

这时候，他慢行在中国式的狭窄街道上，贪婪地默读着街道上用中英文字写在一起的路牌；走近街道两旁的中国式杂货店，阅读着店里的中文广告，端详货架上摆卖的来自中国的漆枕头、红灯笼、蒜头、豆豉、“生抽王”酱油、“王老吉”凉茶、潮州凉果、海南咖啡、佛山瓷器，还有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露”牌香烟。他习惯地默读着各种货物上面说明货名、价目的中国方块字，认为这也是认中国字的好办法。他念着走着，不觉来到那间高挂着“四邑茶楼”大块金字招牌的店门前，忽听见店主人唐山伯高声呼唤他：

“哈罗！思井细奴仔，第一好消息来了！”

思井小时候，家里人都叫他“细奴仔”，长大点叫“细奴”。后来，因为曾祖父临终前，指着他吐出过“你…思…井

...”几个字音，祖父领会曾祖父的含意，在他进英文学校念书时，依照唐山风俗，给他起个“思井”的学名，意思是要他常常“思”念乡“井”。记得那次祖父特地在家里大厅贴着张古老的半身孔子像，对他介绍说：“孔子是中国二千多年前的一位教书先生。相传他教过三千个学生，著名的有七十多人，一直被奉为‘圣人’。你拜他为师，读书成绩就好。”还教他向孔子跪下，叩三下响头，表示愿当孔子的学生。从此称是“踏入孔门”了。他进英文学校后，全读的是ABC，便渐渐记不得孔子这位“夫子”了。直到前年，旧金山有人专门为华人儿童创办了中文下午班学校，他的爸妈劝他入学去兼学中文，并且又一次拜孔子为师，学习中国毛笔字，还硬教他朗读美国华人写的诗歌：“教儿讲华语，教女写中文。严父需毅力，慈母更要恒。勤写知笔画，常读辨四声。语文是媒介，沟通两代人。”他拼命学会背诵这首歌谣，每天下午都进中文下午班上课，学写方块字，学讲一些中国普通话，对唐山的事情越学越懂，越想去游览一次，也曾把这番心事告诉他敬佩的唐山伯。

这下，陈思井听到唐山伯在叫他，便跑进茶楼，问：

“叔公，乜野（什么）好消息哇？”

唐山伯，至今还保留中国国籍的老华侨，他识一肚子方块字，天天阅读香港和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和刊物，算是唐人街消息灵通人士之一，不少华侨、华裔常来向他打听唐山消息。他平时常叹说后生人不愿住这狭窄的唐人街，迁到新住宅区去，来饮茶、吃饭的只剩下一些老人了；但此刻他却笑开镶着金牙齿的阔嘴巴，向陈思井扬一扬手中抓着的一本杂志说：

“又来侨刊《台平乡音》了！”

“呵，乡音？就是你说的专讲唐山事的杂志么？”

陈思井欣喜地问着。他曾听唐山伯介绍过，说这种专传送

唐山消息的杂志和乡讯报，是侨乡各地出版的报刊，最早一家是《新宁杂志》，创刊于1909年，已七十多年历史了。当年，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曾为侨刊题写刊名。这种大小侨刊和乡讯报，现在全广东省已有近百家，发行五十多个国家。这《台平乡音》是台平县几十年前出版的，后来停办，近年复刊，它如实地报导本县各地区乡、各家族、各家各户的大小消息，大至落实政策、侨乡建设、小至婚丧喜庆、祭祖扫墓活动，具有乡土气息，很受旅居海外各地的乡亲广泛欢迎，唐山伯是固定的赠阅户，他也曾捐款支持该刊，每期收到后，他就广为宣传，连陈思井这个初学中文的华裔也开始注意它了。

唐山伯指着这一期的侨刊说：

“这一期登有你打听的好消息呀！”

他把侨刊翻开来，指着刊物的一段消息，大概忽又记起陈思井的中文程度不高，无法全看懂，老人便扶正老花眼镜，索性念给他听：

“你先听我们旧金山英晃先生写的一首《致侨刊社》的诗：‘一本侨刊送到我的手上，心头禁不住涌出了无数感想：故乡毕竟没有忘记飘零的儿子，我又怎能不思念你哟，我的亲娘。’你看，他写得真好，真写出我想说的话呀！”

然后，他才念起那道好消息：

“你听！为满足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学生的要求，我县中国旅行社与香港学联旅游部有限公司，定于今年暑假在我县县城联合举办华侨、外籍华人学生夏令营。”

陈思井急要知道具体内容，忙插问道：

“我可以参加吗？”

“别急，听我继续念吧，”唐山伯饮下一口广东茉莉花香茶，慢条斯理地念下去：“听！参加这次夏令营的对象是旅居

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华侨、外籍华人青年学生。夏令营活动时间三个星期，其中两个星期去北京、杭州、桂林等地旅游，还用几天时间到省内的广州、中山等市的风景区游览，安排学员探访祖家亲人。五天时间在香港活动。”

“哎呀呀，能去寻祖家，好野！”

唐山伯还告诉他：

“夏令营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国话，学习中国武术、舞蹈和针灸、烹调。每天上午学习，下午文体活动或参观。每周末到邻近各县市名胜古迹参观。学习地点设在台平县华侨中学，食住在台平华侨大厦。”

“什么时候开学？”

“七月十日。”

“到什么地方报名？”

唐山伯被逼问得急促地沙声答道：

“夏令营分别在香港、美国和加拿大设有联络人。”

“美国的联络人是谁呀？”

唐山伯翻过背后一页，皱皱眉头说：

“这些豆芽字我不认得，你自己看吧！”

陈思井忙接过手，查看了那美国联络人的姓名和住址，说了一声“oK! oK! ”，他想把侨刊借回家里给他的爸妈和姐姐看，作为依据，争取他们支持他去参加夏令营，唐山伯却不让他跑掉，叮咛他道：

“你这个番仔，有机会应该去看看祖家的新风貌。”说着，有所感触地叹气道：“嗨，像我们后生时，祖家也够凄凉的。当年有一首歌仔这唱：一穷二饿三抽丁，四老五乞六卖田，七丢孩儿八吊颈，九受压迫十足凄凉”。随后，他又低声唱起一首歌谣：“灯笼无油盼月光，米缸无米望禾黄，挂起禾镰

无米煮，飘洋过海去逃荒，去遍五洲数十国，归来妻死子又亡！”唱罢，还叹道：“那个朝代，有几十万穷人“卖猪仔”来美洲受苦，有的死在船上，被抛下海喂鱼虾，有的活活闷死在船舱里，飘了三四个月，到外国当‘苦力’，被外国工头皮鞭打，皮靴踢，十个八个返不了唐山呀！……”

他送走陈思井，望着他的背影，羡慕地说：“后生仔，真福气……”

陈思井兴冲冲地奔跑完唐人街的直街，便转入横街。今天，他不像往时那样，再去“花园角”那街心小公园听汇集在那里的老华侨谈论唐山的讯息，也不停步去观看街边卖香烛、冥币、神牌的场面，更无心细读唐人街上二百多家中国餐馆一部分中文招牌，耳朵再不辨听行人讲的这几年才增加的潮州话、越南话和寮国话，他的头脑里只闪现着今年清明节他过节的情景。

那天，全家人穿着素服去郊外奠祀先人，大家还抚摸着那座用水泥砖砌成的祭台，台上立着石碑，碑上写着“陈氏后土”，据说里面埋着他曾祖父当年从祖家院宅前挖起来的一把乡土。爸爸在祭台前摆好祭品，领全家人一列跪下，学祖父生前的样。口里祝愿祖家风调雨顺，祝愿乡亲们安居乐业。祭罢，大家又慢步走到野地荒滩上，面对大海，望着远方。只听他爸严肃地说：

“我祖父和父亲临终时，都留下一本族谱，吩咐我去祖家认祖探亲、续族谱。几十年啦，我们没有去过。去年，文姬去广州参加华裔夏令营，也没能去祖家续谱，唉，真对不起先人哟！”

文姬是陈思井的姐姐。她这名字，是祖母给她起的，意思是要她长大了“文姬归汉”，能去祖家认亲、寻根，去年，她